

一段生动的回忆，透彻而优雅，讲述的是一位具有诗人胸怀的医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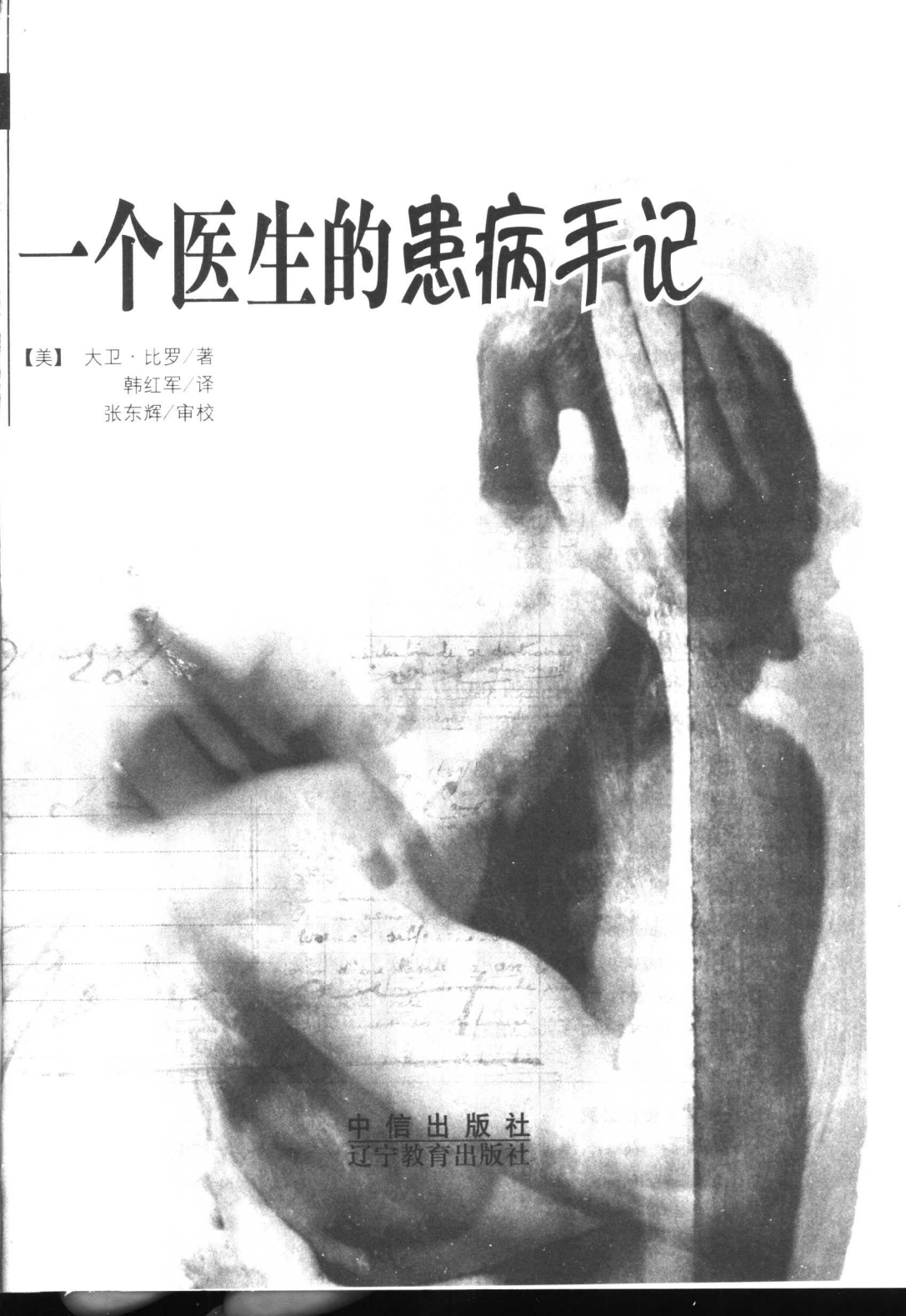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

一个医生的患病手记

【美】大卫·比罗/著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一个医生的患病手记



【美】 大卫·比罗/著

韩红军/译

张东辉/审校

中 信 出 版 社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医生的患病手记 / [美] 比罗著; 韩红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8

书名原文: One Hundred Days: My Unexpected Journey From Doctor to Patient

ISBN 7-80073-908-2

I. 一…… II. ①比… ②韩…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1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70860号

One Hundred Days: My Unexpected Journey From Doctor to Patient

Copyright © 2000 by David Bir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一个医生的患病手记

YIGE YISHENG DE HUANBING SHOUJI

著 者: [美] 大卫·比罗

译 者: 韩红军 **审 校:** 张东辉

责任编辑: 王 莉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0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辽权图字: 06-2003-100

书 号: ISBN 7-80073-908-2/B · 73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E-mail: 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献给我的家人：父亲拉斯洛、母亲多洛雷斯、妹妹莉萨、
戴比和米歇尔

献给我的爱妻达妮埃拉



鸣 谢

我由衷地感谢卢扎托医生、卡斯特罗医生和在斯隆-凯特林医院骨髓移植中心工作的所有其他热心的医生和护士们；感谢我新交的朋友，他是一个评论家，他在病情比我还严重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勇气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要感谢这么多年来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他们是吉尔·费尔德曼、罗伯特·帕尔默、伊莱恩·斯卡里、斯蒂法妮·基斯卢克、大卫·罗斯曼、托马斯·加勒特医生、阿兰·莎莉塔医生、爱德华·海尔曼医生和特里·伊格尔顿，他们对文学和医学的热情一直在激励着我；感谢威尔·达姆、马歇尔·塞拉、斯蒂芬·迪布尔和埃里克·科波格在有关我的“生活”方面的文章所给予的帮助；感谢我的代理人朱莉·默伯格，她从我生病时就一直关注着我；还有我在伟人祠的编辑唐·大卫斯，他一直在耐心地指导我并鼓励我，帮我修改我的手稿，使我顺利地完成了小说的创作；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埃伦·廷，是他帮助我完成了我的梦想。

目 录

第一部分 诊断不了的诊断/1

第二部分 等待/35

第三部分 手术前准备/79

第四部分 窗户里面的风景/117

第五部分 无语的日子/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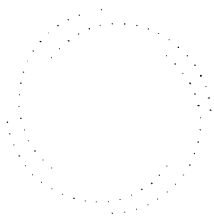
第六部分 骨髓拯救/203

第七部分 康复/243

鸣谢/305

第一部分

诊断不了的诊断



疾病是生活中的阴暗面，它令人心情沉重。可人生在世，你总会穿行于两个王国，一个是健康美好，而另一个却是疾病缠身。虽然我们都希望身体健康，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人迟早都会有生病的时候。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
《疾病即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1

9月里一个天气干冷的星期三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我的房间，一台老式闹钟发出悦耳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是一名医生，今年31岁，刚刚结束住院实习，现在在布鲁克林贝里奇我父亲开设的一家皮肤病诊所里行医，时间并不长。充满青春活力的我可以毫无隐讳地说，我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今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州南医学院开会。

有许多患者正在皮肤科的检查室外等候，近30名医生将要给他们进行检查。检查结束之后，他们将在会议室里讨论一下病人的病情。我在住院实习期时所接触到的一些熟悉的患者也在检查室外等候，而现在我是一名助理教授，身穿崭新的白大褂，等候着解答实习医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这种身份上的变化真的是太令人兴奋了。

今天我遇到了好几个有趣的病例。其中一位住院实习医生讲述了一个女孩身患鱼鳞癣病的情况，女孩的皮肤上出现了一层灰色鳞屑。另一位患者患有天疱疮，全身长满了水疱。还有一位患者感染上了艾滋病，他的脸上长了无数个容易被人误解为粉刺的小脓疱，其实这是真菌感染所致，被称之为组织胞浆菌病，最终很容易导致死亡。

“大卫，你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病例，”一位热情的住院实习医生喊了一声，“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病情，请你告诉我你有什么看法。”他提到的是一个无法确诊的患者，有待于大家共同进行诊断。就在我察看那位上了年纪的男子面部的一些伤时，突然间我的右眼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用手电筒照我，随即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你没事吧？”一位住院实习医生问我。

“没事，”我回答说，“我只不过是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没事了。”

没事了，虽然今天这种情况时断时续，有点令人感到心烦，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就这个所谓的“疑难病症”发表我个人的看法，下午我仍然可以去做事先安排好的手术。就像医学界所说的那样，我的视力依然正常。

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顺便去了我朋友汤姆的家，他也刚刚从事眼科行业不久，我们和他两个月大的女儿一起玩了起来，并讨论怎么样来照料孩子。然而就在我打算离开他家的時候，汤姆主动要替我检查一下眼睛情况，我谢绝了他的一番好意，毕竟我也是一名医生。由于职业的缘故，我们这些医生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并且能对他人的一些症状作出相应的解释，却不愿过多去考虑一下自己的病情，这一点我是从我父亲那儿学到的。然而汤姆却坚持要给我检查一下。

他的诊室就设在他家的地下室，我笔挺地坐在检查椅上，读着墙上的字母，先是闭上右眼，然后是左眼。“你的视力为20/30，很好，现在我来检查一下你的眼底情况，”汤姆把月牙形的裂隙灯调到合适的位置，“左眼还不错，”我可以感觉到他那缓

慢而又沉重的呼吸，他的脸离我不足一寸远，“右眼看起来……啊！你的右眼似乎有问题。”

问题还真的不小，右眼充血，出血部位就在视网膜前，这是视网膜静脉血管阻塞的征兆，但是医学上所说的血栓形成通常不会出现在健康的青年人身上，只有那些血液循环不正常、上了年纪的人才容易得血栓。

一直都很镇定的汤姆这时显然很紧张，他把他的母亲也喊了过来，因为她也是一位眼科医生。然而汤姆的母亲比他还紧张。汤姆又给州医学院的眼科系主任打了个电话，沃林茨医生首先缓和了一下我们这儿的紧张气氛，他指出年轻人患有血栓的情况的确很少见，但也确实存在，他以前就曾遇到过，和那些上了年纪的患者们相比，年轻患者的情况自然要比他们好多了，然而他提出明天上午要见见我。

我真的应该感到害怕吗？我不知道。我对眼睛这方面的知识到底了解多少？在医学院读书时我忽略了这一部分。这远不是一种短暂的而几乎不易被人察觉的事情，我感到这事很重大。我决定像专家一样，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的妻子达妮埃拉，并通知她取消我们原定的去布利餐厅就餐的计划。因为我们两个月前就已预订了餐位，准备好好地庆祝一下我们结婚4周年，时间就是明天，1995年9月14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的妻子同意了，不过她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我得答应她改日再进行庆祝。这当然没问题了。

第二天早上，沃林茨医生给我进行了检查。他一再重申问题并不是很严重，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并且告诉我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但不会构成永久性的伤害。但他怀疑我可能存在

其他的问题。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他让我去验一下血。在罕见的情况下，血栓是由于遗传性血液凝结紊乱、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红斑狼疮），或由于上个世纪可怕的梅毒祸害造成的。但我不会把最后的那种可能性告诉达妮埃拉。

在我离开之前，一些住院实习医生被叫了进来，目的是想让他们了解一下我的病情。他们得知我的病很具有代表性，或许将来他们很难会再次遇到。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某一位将来肯定会在眼科会议上把我的病情提出来，而现在我就是供人观察的一个罕见的病例。

至少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病人，那天下午我去化验，信心十足地认为我的化验结果肯定呈阴性。这最多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就像我最初估计的那样，虽有点令人感到不安，但是毕竟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

对我来说，星期二晚上总是比较忙，但是只要一见到病人，我就会很高兴，只要看一眼病人的情况，身穿白大褂的我顿时就会精神焕发。

“珍妮，那些小脓疱就快要消了，你看起来很漂亮，继续努力吧。”

“琼斯太太，疣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小迈克尔的疣似乎很顽固，但是你不用担心，这次我们会把它们治愈的；迈克尔，你可能会感觉有点凉，一会儿就会好，一点都不会伤到你。”我把液体氮枪对准了迈克尔的疣之后开始“射击”。

我的下一名患者名叫尚莎娜·鲁本斯坦，今年23岁，一种神秘的疾病使她的头发脱落得很严重，尚莎娜的头发只剩下了几

撮，她只好配戴假发。她感到很羞愧、局促不安、绝望。她一心想要修复她的双眉，化妆也无法弥补这种欠缺。我想帮助她，就在我想给她注射类固醇时，护士喊我去接电话。

“是比罗医生吗？”

“是的，我就是。”

“我是舍曼实验室的乔迪，希望没有打扰你，我想你可能很想知道你的化验结果。”

“哦，是的，我差点都把这事给忘了。”

“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些不正常的数值读给你听呢？”

难道会有不正常的数值？

“白细胞2.8，血红蛋白10.3，血小板47 000，其他化验正在进行。”

我感到我的五脏六腑、我的全身都为之一沉。这时我的脊柱有一种强烈、迅速蔓延的疼痛感，直逼我的咽喉和气管，片刻间，我感到自己无法进行正常的呼吸，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没有一项数值正常，这也太不可能了，而我感觉一直都不错。5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外科实习值班时使用的那个注射器又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难道我患有艾滋病？不，那太可笑了，事实上整个事情都令人感到很可笑，他们一定是弄错了，所以我又振作起来，回到了检查室，决定继续给患者看病。

“好的，尚莎娜，你一点都不会觉得疼的。”我拿起了注射器，给她的眉毛进行注射，然而我的手开始发抖。或许这个时候给她注射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尴尬之余，我用左手帮助右手尽量稳定注射器后，把注射器上的柱塞往前推了下去，我想我一定给

她造成了一点本不应该的疼痛。当时我连看尚莎娜一眼都没有，没去留意她是否感觉疼痛。针打完了。

幸运的是我父亲的合伙人当时也在诊所，他同意代我出诊。我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情况。父亲静静地听完我的电话后，建议我们一同开车去当地医院再做一次化验，核实事情的真伪。

维克多医院的化验结果也一样，证实我的确有问题，现在我们对此可以毫无疑问了。

现在比较清楚了，显然问题就出在血液上，因为我的各项血计数都不正常，不过这样一来也更叫人想不通了。我们开车回到了诊所，四处打电话咨询。父亲守着一部电话机，我则守着另一部。实习培训班的一个朋友向我推荐纽约大学的一位血液专家拉斐尔医生，他不仅是位出色的临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的负责指导实习的医生。我想起两年前在纽约大学做实习医生时他曾指导过我。

“拉斐尔医生，”值班接线员把电话接通后，我说，“希望我没有打扰您。”当时已是晚上9点40分，“您可能想不起来我是谁，但我有个问题不知可不可以向您请教？”

“什么事？”

我把眼睛的情况告诉了他，也提到了化验之事。电话的另一端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他又问了一句，“你最近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方法了，那就是你必须进行骨髓活组织检查。明天早晨8点30分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当然可以，非常感谢您，拉斐尔医生。”

“不用谢。反正今晚你什么也不能做，我希望你能睡个好觉，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真的想知道吗？

睡个好觉？

我应该跟达妮埃拉说些什么？

没什么好说的，我决定暂时不把实际情况告诉她。

2

我和妻子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对面租了一套公寓，我在那儿实习时，对我来说很方便，而现在对达妮埃拉来说就更方便了。她在纽约商业区弗拉蒂龙区的乔治·阿尔巴尼公司工作，公司距离我们家差不多1公里远，她每天总是步行上下班。今天她却站在公寓门口，显得有点忐忑不安，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我是不是不该出来？”她问。

“不是，”我说，“没什么，只是一些无聊的检查。”

我说谎了，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学会的。我猜想说谎可能是那些上了年纪、有着家长式思维方式的医生都具有的特点，永远都不要告诉家人医学上的一些详细情况，尤其是那些还没有确诊的病情，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而这只会令他们更加痛苦。

星期五早晨8点钟我就到了医学中心，准备乘电梯去9楼的血液肿瘤科。我对这儿非常熟悉，两年前我就陪同一个身患胃癌的好朋友雷玛到这儿来进行检查。当时她只有25岁，在被确诊为胃癌后，手术和化疗都进行得很顺利，她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但她本人却一直担心病情会复发，而我却总是试图安慰她，让她相信她的病情已经好转了，“你疯了，胃癌不是一种好病，如果复发的话，早就复发了。雷玛，我相信你的病已经治好了，别再